



钱学森

日记

留德岁月 (第四卷)

1934-1946年

1934年秋，由柏林乘火车到
 Linde, Berlin Verkehrs-Verein
 Dienst. 处。一等车厢，十一元，二等
 七元。在柏林吃告别晚餐，
 同人们同人们告别。及至火车开动，
 临别一语，颇有意味。
 由 Berlin 乘火车到 Linde，大概又有一
 小时。1934年同柏林告别，风景很好，有湖
 到 Wuhlheide，由负责人介绍，并
 送一彩到俱乐部，每位送一束花，并送可
 入，自后在柏林多富，临别晚餐
 在一起，吃一顿晚饭，第一杯永的之酒
 最重要之日，这是最后对柏林
 永告别，期满，可以入大学，入
 入大学一学期。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014061228

K825.4

350

V4

季羡林 日记

留德岁月 (第四卷)

1939.11.16-1942.1.19



季羡林文化基金会
陕西省季羡林国学院 整理
李小军 钱文忠 季承

K825.4
350
V4



北航

C1748337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季羨林在哥廷根城



艾密尔·西克教授，季羨林的恩师



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羨林（左）与同学合影



席勒草坪，季羨林时常光顾的
休闲之地



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羨林（左四）和友人合影



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羨林（左一）和友人合影

六日早晨八点起来，吃过早点，到中文研究所去。今天又冷起来，居然结1冰。

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念俄文文法。十二点 Dr. Stange 去，谈1谈研究所的事情，他的工作情形。

快到两点他回去，我吃1片面包，就到梵文研究所去。念 *Suryāvadāna*。

四点帮 Prof. Sieg 整理新到的书籍。五点半来，到 Pippmülle 处订1本书。又到 Vandenhoock & Ruprecht 买1本吐火罗文法。就回家来，看燕京学报。

吃过晚饭，看杜诗。

七日早晨八点起来，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今天比昨天似乎还冷。

看1本吐火罗文法。又研究 *Brāhmi* 字之读法，这又是一门新的学问，恐怕得用相当的努力才能弄明白。

V. Grimm 去，谈1本天印度之历史与传说。一点他去，我吃1片面包，休息1会。

两点去上中文。四点下课后，到 Central 去看

季羨林日记手稿

一九三九年

十一月十六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天阴。屋里黑得不得了。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整理 Wurzeln（字根）。

到图书馆去了一趟，查目录，费了很大的劲，也查不出眉目。

回到研究所，接着整理 Wurzeln（字根）。

十二点吃过面包，又整理了会 Wurzeln（字根），念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念俄文。

四点到人类学研究所去听 Prof. Braun（布劳恩教授）的课。五点下课到 Peppmüller（佩普穆勒）去还了书账，就回家。吃过晚饭，念 Kale（卡莱）《梵文文法》。十点睡。

十七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天阴。

吃过早点，出去，先到中文研究所去了一趟，就到梵文研究所去。念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以为 Prof. Braun（布劳恩教授）会去，终于也没有去。于是就整理 Wurzeln（字根）。

十二点吃过面包，接着整理。

三点多外面就渐渐黑起来，同 Müller（缪勒）闲谈了一会，四点多到 Prof. Roeder（勒德尔教授）家里去，同他太太小姐闲聊到六点才回家。写

给龙一封信。

吃过晚饭看《中国小说史略》。十点睡。

十八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天阴。

吃过早点，在家看俄文。

九点到 Aula（行政中心）去，先到秘书处领出德译文凭，又去见 Prof. Deichgräber（戴希格雷贝尔教授），缴上 Vorlesungsankündigung（课程安排）。

到中文研究所去拿书还图书馆。只一本 Giles（贾尔斯）的字典就有三十斤重。我拖到梵文研究所，出了一身大汗。

整理 Wurzeln（字根），又到图书馆借了两本书。

回到研究所，吃过面包，看论文参考书。愈看头绪愈纷杂。

三点到王家去，不在。同他房东女孩周先生谈了会，就出来。本来想回家，想了想还是看电影去，一直走到 Central（中央）。片子是 Die Reise nach Tilsit（蒂尔西特的旅程），由 Sudermann（苏德尔曼）小说改编，Kristina Söderbaum（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同 Fritz van Donsen（注：似乎是 Frits von Dongen，弗里茨范栋勤）主演，非常满意。

七点散场，回家路上想到龙就要回国了，不禁凄然欲哭。我自恨生不为冷血人，自找这样许多烦恼！

到家吃过晚饭，看了点书，九点洗了一个澡。就睡。

十九日

星期日。早晨八点才起来。

吃过早点，念 Gogol（果戈理）。忽然想到今天房东生日，我应该送点东西。便立刻穿起大衣进城，到 Kron und Lanz（王冠与长矛咖啡蛋糕店）买了点点心，然后回家。

十二点吃过面包，睡了一会起来，念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收拾了一会书籍。

五点多先去到街上走了走，又下起雨来。

回家，看《俄国史》。

吃过晚饭，看《中国小说史略》，念俄文。十点多睡。

二十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

吃过早点，到中文研究所去，拿了几本书就到梵文研究所去。念 *Rgveda*（《梨俱吠陀》），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

十二点吃过面包，接着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把想念的念完，又整理 *Wurzeln*（字根）。

四点又到中文研究所去，把那部大字典拖回去。

出来，理了理发。回家，念 *Gogol*（果戈理）。吃过晚饭，念俄文。十点多睡。

二十一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外面大雾漫天，陡然冷了起来。

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整理 *Wurzeln*（字根）。

十二点吃过面包，念 *Rgveda*（《梨俱吠陀》）。

三点同 *Nagel*（纳格尔）到中文研究所去，找一本汉英字典。

出来就到人类学研究所去上 Prof. Sieg（西克教授）的课。四点多下课，回家，念 *Gogol*（果戈理）。

吃过晚饭，念 *Dandin*（檀丁），看《英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略》。十点多睡。

二十二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

吃过早点，在家念 *Gogol*（果戈理）。Mediger（梅迪格尔）来，告诉

我说 Prof. Braun（布劳恩教授）课不上了，我于是就到梵文研究所去。外面大雾漫天，奇冷。

整理了会 Wurzeln（字根），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

十一点半去上 Prof. Sieg（西克教授）的课。一点下课，回到梵文研究所，念 Gogol（果戈理）。

三点上俄文，五点下课，回家。雾又起来了，对面不见人。到家，吃过晚饭，看《日本的间谍》。十点多睡。

二十三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

吃过早点，出去。外面冷得不得了。先到中文研究所拿了两本书，就到梵文研究所去。手都冻僵了。

整理 Wurzeln（字根），到图书馆还了书，又到英文研究所缴还钥匙，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整理 Wurzeln（字根）。

十二点吃过面包，念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整理 Wurzeln（字根）。

四点到人类学研究所去听 Prof. Braun（布劳恩教授）的课。五点下课回家，念梵文。

吃过晚饭 Müller（缪勒）来，一会就去。我又念梵文，看《英国文学史》。十点多睡。

二十四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念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作练习。以为 Prof. Braun（布劳恩教授）今天无论如何会去的，结果不然，到图书馆找了一趟，也没有找到。回到研究所，心里有无名的忿怒。

十二点吃过面包，整理 Wurzeln（字根），逢到 vid，又纠缠不清，我简直要发疯，我想把所有的稿子全烧掉，回国去鬼混，这不是人的生活！

念 *Daśakumāracarita* (《十王子传》)。五点回家，外面下起雪来。

吃过晚饭，看《英国文学史》。十点多睡。

二十五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雪大概下了一夜，现在虽然停了，但地上已经积了很厚了。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整理 *Wurzeln* (字根)。

十二点吃过面包，念 *Daśakumāracarita* (《十王子传》)。

念完，又接着整理 *Wurzeln* (字根)，我什么时候能把这工作结束，减轻我心上一个大负担呢？

四点出来，本来想去看电影，但电影院外面挤满人，不高兴同他们去挤，就回到家来。随便看了一阵书。

吃过晚饭，看 *Liebich* (利比希) 的 *Zwei Kapital aus Kāśikā* (疑是：*Zwei Kapital der Kāśikā*)。十点睡。

二十六日

星期日。早晨八点起来。天阴。外面仍然是雨雪交加，但似乎并不冷。

吃早点的时候，仍然想到：自己现在简直不是过的人的生活。肉每天只看到一点影，面包也不够。天天在拖着一个饿肚子，来同书本子拼命。自己虽可以丢开一切，立刻回国，但自己却不，我已经让名利锁深深地锁住了。

吃完，念 *Gogol* (果戈理)。十一点出去走了走。雨雪再加上风。稍稍走了走，就回家。

吃过面包，睡了一觉。起来，念 *Serbo-Kroatisch*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心情极坏，眼前有这样许多不痛快，龙田一走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向前看，仍然是一大堆不痛快，而且也渺茫得很。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好！

吃过晚饭，念俄文。十点睡。

二十七日

夜里半夜没能睡好。早晨七点半起来。

吃过早点，到中文研究所去拿了几本书，就到梵文研究所去。

整理 Wurzeln（字根），念 *Rgveda*（《梨俱吠陀》）。

十二点吃过面包，念 *Rgveda*（《梨俱吠陀》）。外面又下起雨来。刚过三点，屋里已经黑起来。

四点出来，想到 Capitol（电影院）去看电影，门口又挤了个水泄不通，我只好回家。

翻译俄文练习。

吃过晚饭，念 Gogol（果戈理）。十点睡。

二十八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天阴得黑得不得了。

吃过早点，出去，到 Aula（行政中心）看了看。就到梵文研究所去，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念 *Rgveda*（《梨俱吠陀》）。

十二点吃过面包，接着念 *Rgveda*（《梨俱吠陀》）。

三点到人类学研究所去上 Prof. Sieg（西克教授）的课，不到四点就下课。

回家，作由德译俄的练习。

吃过晚饭，抄 Einleitung（绪论），看《新月》，念俄文。十点睡。

二十九日

早晨七点起来，屋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吃过早点，在家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

九点到 Prof. Braun（布劳恩教授）家里去听课。十一点讲完，到邮局买了点邮票，就到人类学研究所去上 Prof. Sieg（西克教授）的课。

一点下课，到梵文研究所去。吃过面包，念俄文。三点上俄文，四点

多下课，回家，雨已经下了一天，到现在还没有停。

前两天忽然想把 *Daśakumāracarita* (《十王子传》) 译成中文。今天又想译 *Pañcatantra* (《五卷书》)。

抄 *Einleitung* (绪论)。吃过晚饭，接着抄，一直抄完。十点睡。

三十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外面雨下得非常大，头上的水直向下流。

整理 *Wurzeln* (字根)，念 *Serbo-Kroatisch*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出来想买点点心，但铺子里挤满了人，我不高兴等下去，仍然回到研究所。

十二点吃过面包，念 *Serbisch* (塞尔维亚语)，整理 *Wurzeln* (字根)。天愈阴愈黑。

四点到人类学研究所去听 Prof. Braun (布劳恩教授) 的课。五点下课回家，写给 Messerschmidt (梅塞施密特) 一封信，看《俄国史》。

吃过晚饭，念俄文。十点睡。

十二月一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又是下雨，头上的水向下流。

念 *Serbo-Kroatisch*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等 Prof. Braun (布劳恩教授)，他只是不去，心里很急。整理 *Wurzeln* (字根)。

快到十二点，他才去。于是我把练习缴给他，不到一点钟就改完了。

吃过面包，整理 *Wurzeln* (字根)。

四点到 Capitol (电影院) 去看电影，Rühmann (鲁赫曼) 主演的 *Hurra, ich bin Papa*，真是 *Prima* (非常棒)，大笑了一通。

七点回家，吃过晚饭，看《英国文学史》。十点睡。

二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

吃过早点，出去，先到 Aula（行政中心）把写给教育部长的信缴给 Prof. Deichgräber（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又到 Steueramt（税务所）领了一张 Steuerkarte（税卡）。就到梵文研究所去，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

十二点吃过面包，接着念。牙有点痛，弄得心绪不宁。

四点去找陆小姐，不在，买了点东西就回家来。

吃过晚饭，念俄文。十点睡。

三日

星期日。早晨八点起来。

吃过早点，就到梵文研究所去。又替 Kassel（卡塞尔）找了一个 Hausarbeit，仍然从《大公报》上剪下来的。写好信，念了点俄文，就到邮局去寄掉。

回家，又看到 Kassel（卡塞尔）的来信。吃过面包，写了封快信。出去寄掉。Kassel（卡塞尔）的这鸟律师协会总给我许多不痛快！

回家，休息了一会，念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吃过晚饭，念俄文。十点多睡。牙仍痛。

四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

吃过早点，先到中文研究所拿了几本书，就到梵文研究所去，整理 Wurzeln（字根）。

十二点吃过面包，念 *Rgveda*（《梨俱吠陀》），整理 Wurzeln（字根）。

大概今礼拜就可以弄完。圣诞节（圣诞节）前重看一遍，寒假里或者就可以写起来。

自然这都是希望。

四点出来，到邮局把 *Einleitung*（绪论）寄给 Prof. 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回家。作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练习，牙仍痛，有口疮，又似乎伤了风。吃过晚饭，念俄文。十点多睡。

五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

吃过早点，出去，到 *Aula*（行政中心）看了看，*Anmeldebuch*（登记簿）仍然不能领，心里颇急。

到梵文研究所去，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

十二点吃过面包，念 *Rgveda*（《梨俱吠陀》）。

三点到人类学研究所去上 Prof. Sieg（西克教授）的课。四点多下课就回家。雨又下起雨，这连绵不断的雨天！

到家作由德译俄的练习。吃过晚饭，念 *Gogol*（果戈理）。十点多睡。

六日

早晨七点起来。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

十一点半到人类学研究所上 Prof. Sieg（西克教授）的课。一点下课，回到梵文研究所。吃过面包，念 *Gogol*（果戈理）。三点上俄文，五点前下课，就回家。外面已经很黑了。

念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吃过晚饭，去找 Müller（缪勒），一块到 *Auditorium*（大讲堂）去听 Prof. Braun（布劳恩教授）的讲。十点讲完，回家就睡。

七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

吃过早点，出去，先到中文研究所去拿了几本书就到梵文研究所去。

整理 *Wurzeln*（字根）。自己的伤风现在才发露出来，鼻涕直流。

十二点吃过面包，作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练习。流鼻涕之外，头也似乎有点晕起来。

四点到人类学研究所去听 Prof. Braun（布劳恩教授）的课。五点下课，回家。

看吴世昌的《辛弃疾》，我对这位大诗人也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将来要仔细研究他一下！吃过晚饭接着看，十点睡。

八日

七点半起来。吃过早点，到 Aula（行政中心）去，让领 Studienbuch（课程登记簿）的布告出来了，但不到九点。于是就等。领出来，到梵文研究所把表格一起拿来，又回到 Aula（行政中心）会计处把费缴清。

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念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十二点吃过面包，整理 Wurzeln（字根）。我现在很悲观，我总觉得我的考试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举行。只这一篇论文，就不知道哪天能结束！

四点到中央去看电影：Rivalin der Zarin，还满意。七点回家。吃过晚饭 Müller（缪勒）来。九点，走。又随便看了点书，就睡。

九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夜里下了雪。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雪仍在下着。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

十二点吃过面包，接着念。天阴得非常黑。整理了会 Wurzeln（字根），心头按捺不住一种寂寞之感。

四点去访陆小姐，她有事要出去。我也就回家来。

吃过晚饭，又到陆小姐家去。外面黑得一塌糊涂，幸有雪光照路。谈到九点回家。随便看了点书就睡。

十日

早晨八点起来。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看 Schwab（施瓦布）的 Hausarbeit 同 Klausur（论文），念 Gogol（果戈理）。

十二点回家，吃过面包，睡了一会，念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作练习。心里非常乱，时时想到早晨接到的叔父的信。家中竟穷到这样，连叔父这样的人也要出家为僧，我真不知道怎样好。看到我今生大概注定是一个悲剧主角了。我想痛痛地哭一场。但我目前抱住的学术研究我至死也不放手！

吃过晚饭，看《俄国文学史》。十点多睡。一个星期日就这样过去了。

十一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又把 Schwab（施瓦布）的翻译看了一遍，用红墨水改过。

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

十二点吃过面包，接着念。又整理 Wurzeln（字根），念 *Rgveda*（《梨俱吠陀》）。

四点出来，到邮局去寄信，等了好半天才办好，回家，作 Serbo-Kroatisc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练习。念 *Rgveda*（《梨俱吠陀》），看《新月》。

吃过晚饭，念 *Rgveda*（《梨俱吠陀》）。人非常倦。十点睡。

十二日

早晨七点起来。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念 *Daśakumāracarita*（《十王子传》），念 *Rgveda*（《梨俱吠陀》）。

十二点吃过面包，接着念 *Rgveda*（《梨俱吠陀》）。

三点同 Paston Hartmann（帕斯顿·哈特曼）到人类学研究所去上 Prof. Sieg（西克教授）的课。雪下得非常大。四点半下课，回家心情坏极，不知为什么直生气，很想把自己杀掉。觉得一切都无聊，活着也无聊！

作俄文练习。吃过晚饭，看《俄国文学史》。十点睡。

十三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

吃过早点，在家念 *Daśakumāracarita* (《十王子传》)。

九点半到 Prof. Braun (布劳恩教授) 家就去听课。十一点下课，立刻就到人类学研究所去上 Prof. Sieg (西克教授) 的 Siminar (讨论课)。

一点多下课，到梵文研究所去。吃过面包，念俄文。

三点上俄文，五点下课。到 Peppmüller (佩普穆勒) 买了一本预备圣诞节 (圣诞节) 送房东的书，就回家。作 Serbo-Kroatisch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的练习。

吃过晚饭，Müller (缪勒) 来。九点走，我又随后看了点书，就睡。

十四日

早晨七点半起来。

吃过早点，到梵文研究所去。整理 Wurzeln (字根)。

因为每礼拜领到的面包太少，自己不敢多吃，所以每天总差不多挨半天饿。今天早上只吃了一片，十点左右肚子里已经闹起来，我无论如何也念不下去了。穿上大衣到外面买了点点心，又回到研究所。

十二点吃过自己带去的面包，接着整理 Wurzeln (字根)，念 *Daśakumāracarita* (《十王子传》)。

四点到人类学研究所去听 Prof. Braun (布劳恩教授) 的课。五点下课回家，外面非常冷。作 Serbo-Kroatisch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的练习。吃过晚饭，念俄文。十点睡。

十五日

早晨七点起来。

吃过早点，念了点俄文。八点半出去，到邮局寄钱，又到会计处领出